

社会性别

第 1 辑

GENDER'S STUDIES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杜芳琴 王政 / 主编

√3

90136304

D442-53

D541

v.1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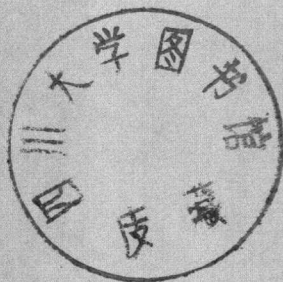
社会性别

第 1 辑

GENDER'S STUDIES

杜芳琴 王 政 /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D 541



901363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性别. 第1辑/杜芳琴,王政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1-04336-6

I. 杜... II. ①杜...②王... III. 妇女—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IV. D4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80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30.00 元

编委会成员(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

主	编	杜芳琴	王政	
常务	编委	王金玲	张李玺	郑新蓉
编	委	艾晓明	鲍晓兰	邓小南
		高小贤	高彦颐	黄玉莲
		金一虹	刘伯红	强海燕
		史静寰	谭琳	谭深
		佟新	赵捷	

本辑执行主编 杜芳琴 王金玲
特邀编委 王向贤

卷首语

“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主办的学术论坛——《社会性别》终于问世了！三年来课题的实践使我们对学科发展的需求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景也逐渐明晰，这为《社会性别》学刊的创立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深知，社会性别学在我国是一个刚破土而出的嫩芽般的新领域，这份学刊一定会带有这个学术领域的稚嫩。作为编者，我们在惴惴不安中又充满希望和期待：希望学刊为学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期待同行们共同培育（包括关爱和批评），使其茁壮成长！

以“社会性别”命名，是为了体现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宗旨——以社会性别视角、范畴、方法与其他诸如阶级、民族、地域、年龄等范畴交叉结合起来关照、审视各领域的知识建构，在批判反思中重建、生产、传播平等的新知识和新思维模式，激励人们参与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参与者在社会文化改造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增添行动力量。本辑各栏目的文章和今后每辑都要努力体现这一宗旨。

这是一个妇女学学者自己创设的学术园地，是妇女学学者亲自浇灌而又自我成长的沃土。这里倡导严肃的学术探讨、交流和争鸣，欢迎年轻学人（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初试锋芒。本期所刊文章近半出自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其中7篇是本课题资助的“社会性别研究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成果），显示了中国妇女学初创时期新人辈出的勃勃生气！

这是一个特别提倡跨界域、跨学科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学术平台，是注重学术质量而更注重社会人文关怀，尊重多元而更关注弱

势的交会、复合声音的论坛。她立足于中国,而与国际妇女学声气相通,分享经验和成果。

《社会性别》初定每年一辑,今后根据学科发展和经费筹措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目前,已经开始第二辑稿件的征集工作,为了保证学术质量,将按照国际惯例开始实行匿名审稿制。我们诚邀海内外妇女学同仁惠寄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如下范围和议题的著述:

1. 妇女学背景下的某一学科、多学科、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的实证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的论著(3万字以下)和研究报告(2万字以下);

2. 妇女学新学科的建立、课程创新和教学法研讨;学术动态和前沿介绍,包括国内理论探索创新,国外(不限于欧美)妇女学动态综述、前沿理论方法、观点摘编评述(一般不登载整篇译文),国内外新书评介等(1万字以下);

3. 有关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教学论(法)研究(1~2万字);

4. 妇女学与妇女运动、妇女发展实践结合的理论探讨与经验(1~2万字);

5. 理论、方法和观点上的争鸣,读书研究随笔、札记等(0.5~1万字)。

该学刊设编辑委员会,负责商讨决策编辑出版与经费筹集等事宜。另聘请各学科领域专家担任审稿人(匿名)。每辑编辑出版事宜由编辑委员会委托责任主编和特邀编委负责。

编 者

2003年7月

目录

Contents

1 学术前沿 Academic Frontiers

3 称谓·理念·策略

——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五人谈

Terminology,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Chinese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Roundtable)

冯媛 杜芳琴 佟新 张李玺 郑新蓉

Feng Yuan, Du Fangqin, Tong Xin, Zhang Lixi, and
Zheng Xinrong

16 妇女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Glob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of Women’s Studies

王 政 Wang Zheng

附: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

33 青年论著 Young Scholars’ Works

35 唐宋时期的“女户”与国家

Fe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in Tang – Song Periods and
the State

易素梅 Yi Sumei

- 62 20 世纪中国古代妇女作家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Reflections on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Women
Writ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张 雁 Zhang Yan

99 社会性别·工作 Gender and Work

- 101 沿海地区人口职业代内流动的性别分析
——以宁波市为例
A Gender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of Coastal
Areas—A Case Study of Ningbo
王金玲 Wang Jinling
- 114 国有企业下岗女工被社会边缘化理论研究
On Marginalization of Laid-off Women Workers of the
State-run Enterprises
石 彤 Shi Tong

135 身体·性 Body and Sexuality

- 137 经验:在黑暗与光明之间
——女大学生流产研究
Experience: between the Dark and the Bright
龙 彦 Long Yan
- 161 性压迫、性别不平等与女性情欲权
——对一些研究实例的分析和思考
Sexual Oppression, Gender Inequality, and Women's
Right to Eroticism
孙中欣 Sun Zhongxin

173 民俗·文化 Folklore and Culture

-
- 175 从社会性别看苗族的姓氏、祭祀与命名
——以云南省金平县董村苗族为例

Surnames, Sacrificial Rites, and Naming of Miao Ethnic
Group and Gender: A Case Study of Dong Village
古文凤 Gu Wenfeng

- 188 从丧葬礼俗看性别关系与女性地位

Gender Relations, Women's Status and Burial Rites
王璇 Wang Xuan

197 民族·社会性别 Ethnicity and Gender

- 199 家户领域与公众领域:旅游业发展对摩梭人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宁蒗县落水村摩梭社区个案研究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Gender Relations of Muosuo
People - A Case Study of Luoshui Village in Ninglang
County
刘永青 Liu Yongqing

- 217 “花儿”与“篱笆桩”

——从婚姻、祭山、休闲看当代红土墙彝族性别关系
“Flowers” and “Fence Stakes”: A Case Study of Gender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Yi Ethnic Group of Hong-
tuqiang Village
白志红 Bai Zhihong

233 传媒·批评 Media and Cultural Criticism

- 235 大众传媒与妇女就业知识的建构

——知识建构、传播与权力关系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Knowledge
佟新 Tong Xin

- 247 “英雄”与性别
“Hero” and Gender
王向贤 Wang Xiangxian

259 学科建设 Academic Fields Buil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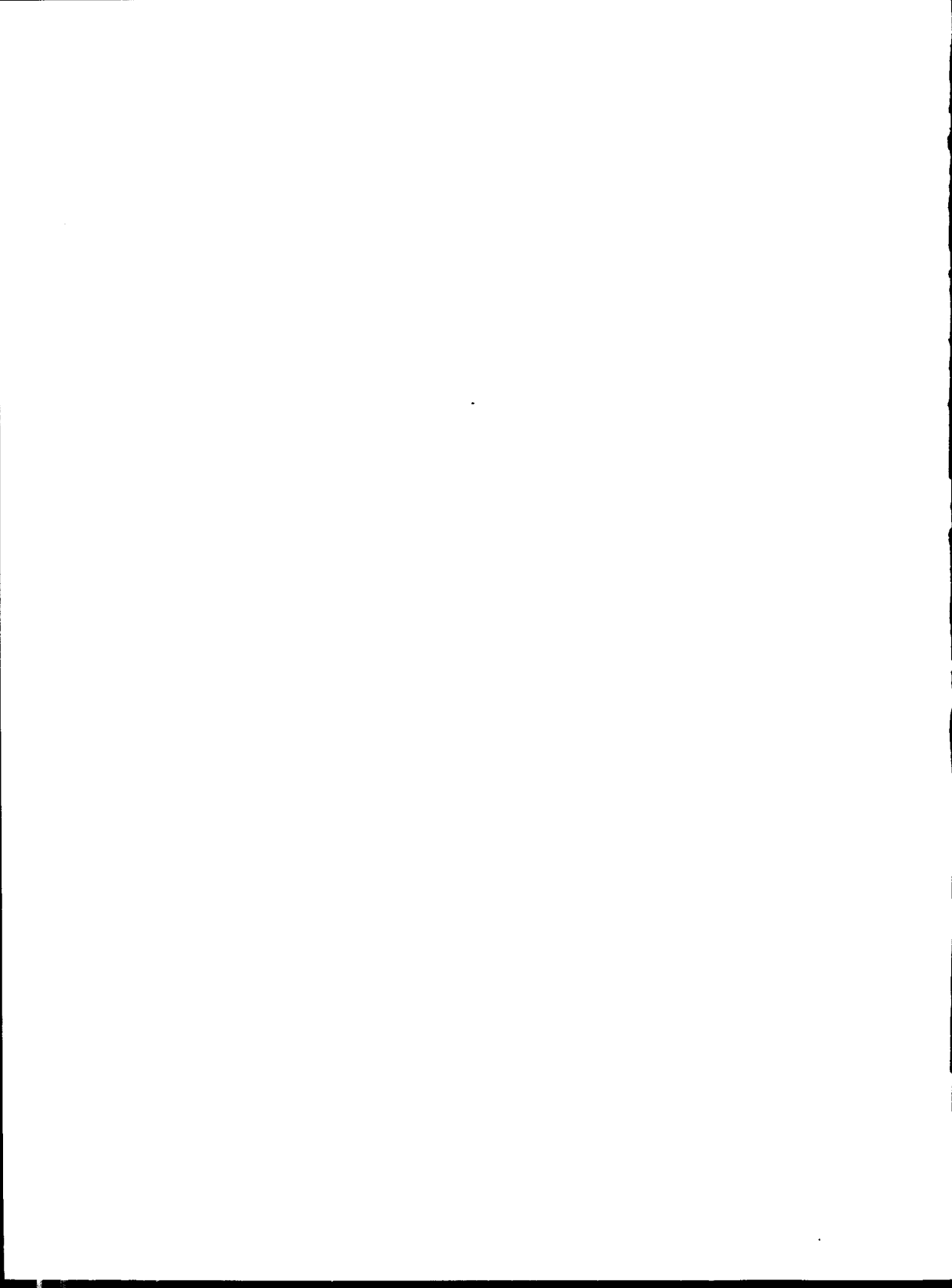
- 261 关于中国女权主义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设想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Chinese 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李英桃 Li Yingtao
- 274 社会性别与国际政治
Thoughts on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胡传荣 Hu Chuanrong

281 研究札记 Research Notes

- 283 对质性研究中深入访谈方法的初步认识
——学习札记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view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李少梅 Li Shaomei
- 293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同文化的传播
——对族裔内边缘化的社会性别角度思考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 on
Marginalization and Gender in Ethnicity
马元曦 Ma Yuanxi

学术前沿

Academic Frontiers



称谓·理念·策略

——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五人谈

冯 媛 杜芳琴 佟 新 张李玺 郑新蓉

时间:2003年1月23日下午3:00~5:30

地点:中华女子学院常务副院长办公室

访谈人:冯媛(以下简称冯),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助理,“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协调人

谈话人(按音序排列):

杜芳琴(以下简称杜),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联合课题(以下简称“课题”)负责人

佟新(以下简称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课题之“社会性别研究青年学者基金”子课题负责人

张李玺(以下简称张),中华女子学院常务副院长,课题之“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子课题负责人之一

郑新蓉(以下简称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多元文化与性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课题之“社会性别与教育学”子课题负责人

一 称谓:妇女学/研究、女性学/研究、 社会性别(性别)学/研究

冯: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妇女学研究,90年代末学界打出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旗帜,我们能否辨析妇女学、女性学、妇女/社会性别学、妇女研究、性别研究这些词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各是什么含义,不同的用法效果如何?

杜:我们这个课题是有意识地叫“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

学”，也可以简称“妇女学”，但我们明白，我们所进行的妇女学学科建设包括学术研究、课程建设，是以社会性别作为主要的分析范畴和方法的。我不知别的名称是否随便给个称谓，或者意义方面没有什么区别？

众：也不是。

佟：我不愿意叫“妇女学”或“女性学”，因为当称做“学”时，就有了一种框架的感觉，应当是比较成系统的，成体系的。一方面中国的妇女研究还不成熟；另一方面，成体系了就有了限制，所以我倾向于叫“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或“性别研究”，这样具有开放性。有时会省去“社会”两字，就叫“性别研究”，因为在中国我认为一提“性别”都知道是“社会性别”，中国没有西方对性(sex)和性别(gender)那么大的差别。具体到我个人，我在社会学系，一谈到“性别”都知道是“社会”的“性别”，所以写一篇文章总是“社会性别”、“社会的社会性别”觉得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比如说，文化研究，如果叫成“文化学”就缺少了弹性。我希望“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一直保持它的弹性和批判精神。

杜：“世妇会”以后，王政写了一篇英文文章——《中国当代妇女研究》，已经翻译成中文收录在《不守规矩的知识》书中。文章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研究”对应于英文的 Women's Research，而将英文中的 Women's Studies 翻译成“妇女学”；后来她在很多场合申明加以区别的理由，我比较赞成她将二者加以区别。对当代妇女问题进行的研究，可以称做“妇女研究”，要把研究系统化并进入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制中特别是教育机制中，就需要有个学科。像北大就是在社会学系社会学学科下招收“女性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别的学校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还没有找准学科的切入点。如果我们把在大学做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继续叫“研究”的话，就可能会妨碍妇女学学科的发展。

张：这两个名称都有用。只是当前在中国，有关妇女的学科建设更应该做，如果不挂起一个“学”的招牌，就永远成不了气候；而研究是给“学”的建立打下一个基础。现在要建立“学”就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让它成为一个“学”，就像哲学、文学、社会学……妇女学原来没有，我们就是要创建这个学。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把妇女和性别定在“学”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创造新的东西。比如，中华女子学院有了女性学系，就必须努力去创建一个学科群来，必须有“妇女与历史”、“妇女与社会”等不同的课程。当妇女学在中国有了一个架构，还没有东西往里面填的

时候,至少对我们有一个压力,促使我们去填充。

郑:我原来用“妇女研究”比较多,有一个时期认为什么都可以用,后来考虑还是用“妇女学”比较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如果是研究,也可以是个人的行为;如果是“学”,包含就更广——一个是主流化,还包含着教育,培养新人,而且还要合法化地生产知识;另外,是从策略上的考虑,中国的妇女学不是运动导向,在中国,所有的学科基本上都是外部引进的,包括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等。在国内,如果说某个学科是外面有的,从外引进来的,对向主流化的运作、被学术界认可,从策略上说会有好处。

张:在女院,更多的时间和场合用“女性”,我们新成立的系就叫“女性学系”。记得1999年在女院开韩国主持的亚洲妇女学项目中国分会的时候,也曾有很长时间来讨论称谓问题。

冯:刚才大家谈的,我感觉称“学”更多地是出于策略的需要,如考虑怎样使这个领域或学科主流化、合法化,而在学理上或者基本概念方法上,无论是“学”还是“研究”没有更多不同。

郑:“学理上一致”,是在这个圈内说的;但是,妇女学与传统学科还是有区别的。

冯:暂时抛开目前和将来不同的称谓,对这一学科而言,到底有什么不同?

杜:有一种说法,认为“妇女学”就是只关注一个性别,由此断言只提“妇女”是比较偏颇的(片面甚至导致偏激),而关注“性别”才是全面的。还有的学者以自己经验说明提倡妇女学收效甚微,而树起“性别”旗帜就得到男女学者的响应。果真是妇女学只研究一个性别?就一定抛开男性?男性就一定对妇女学不感兴趣?从事妇女学的主体一定要以性别划线?我认为这是一个自设的假命题,也是作茧自缚的机械的二元论思维。很多人特别是男性学者目前不理解妇女学这个学科是比较正常的,这也牵涉到妇女学究竟应该用什么理论和分析范畴、概念,是否妇女学可以不用“社会性别”概念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仍停留在研究妇女单一的性别?从我们所做的用社会性别和更多交叉的范畴来看妇女、性别以及更多的关系学科建设来看,并没有只关注妇女不关注其他。

冯:这是我下一个要提出讨论的问题。现在至少有了三个问题:一是叫“学”还是叫“研究”,这里包括对学科的理解;二是叫“妇女”还是“女性”;第三个层面是叫“妇女学”还是“女性学”,或者“社会性别学”等等……

杜：“学”和“研究”上面大家谈得已经比较明确了。我听说女院的学生愿意称自己是“女性”，不愿意认同“妇女”，所以女院才叫“女性学系”？为什么学生不认同“妇女”？

郑：学生也许说不出来为什么不愿意认同妇女的理由。

张：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刻板印象——“妇女”是已婚的，甚至等同“家庭妇女”；“女性”包含较广。

郑：在学术的层面，对“妇女”从来也没有正面的论述，才形成这种状况。

冯：美国学者白露的文章《妇女观的形成：妇女、国家、家庭》中提到，“妇女”这个称谓一直是很政治化的，而且主要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相关，无论从理论和实践，“妇女”是个充满政治含义的词；而“女性”这个词不一样，比较少有政治色彩。当然学生也许说不出来这些道理，但是在名词认同上是否受文化直觉的影响？

郑：其实应该看“妇女”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是怎样被建构的，比如在四九年以后的建构，主要在妇联系统中用；在民间，“妇女”与“未婚”区别使用；这两个称谓正是当代女孩子远离政治和婚姻的一种自然的选择。记得有人说过，其实“女性”不是一个名词，而相当于一个形容词，是“女性的”，Female，说某人“很女性”。而“妇女”、“女人”是一个名词。在西方，“女性”表示“女性者”，是个名词。

冯：也有“性”的意味在里面，如李小江主张的“女性人”。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杜：“女性”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当时还产生了“新女性”的词，非常流行，是不同于传统妇女的、带有正面的进步、新潮的意思在里面。

郑：这些称谓在古代汉语里是怎样使用的？

杜：古汉语更多的是单音节词，笼统地指称女人的有“妇”（已婚的）、“女”（未婚的），具体到家庭中的称谓有“妻”、“妾”、“女”、“母”……等角色、身份和名分的差别，没有抽象的“妇女”。海内外已有学者专门撰写从古汉语具体表述和语境中辨析“妇”、“女”等词语的文章（如威斯利学院的牟正蕴），不止就《说文解字》从“女”旁的字或者别的单个文字来分析。从语言符号系统进行社会性别解析，可以做很大的文章。

冯：当今，“女子”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词，但不常用。倒是“小女孩”、“未婚姑娘”、“已婚妇女”常用……

郑：已婚就有了具体的称谓了，如娘就是娘，姨就是姨。

冯：“妇女”没有统称，只有具体的小女孩、女童、大姑娘、媳妇、妻子、母亲……再回到“学”和“研究”，近代科学讲究一套知识体系，如果叫“学”，就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妇女学”和既定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的关系；叫“研究”，就可以比较灵活地处理和传统学科、传统学科内的知识价值体系的关系，也可以比较灵活地在学科之间游走，处理跨学科的问题。未来的这个妇女学科不管叫什么，到底应如何处理“学”和“研究”的关系？

杜：我认为，一方面，在“学”的框架下必须做研究，没有大量的、学科视野下的高水平的研究，就不可能建起来“学”；不是闭门造车拼凑一个框架、体系就称得上“学”的，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样，几乎一夜之间就构建出若干个妇女学框架。另一方面，现实的具体妇女问题的研究必须成为“学”的有机内容，也应该在学术规范方面提高研究层次，更好地解释妇女的存在和社会性别的复杂结构关系以及和其他社会范畴的关系；更重要的，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以及实际的干预项目成果都应该进入妇女学的课堂，成为新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二者不是排斥分割而是相依共荣的关系。

我国妇女学的背景是，在80年代引进妇女研究的时候，正是面对蜂拥而起的妇女问题做的“问题研究”，而“学”长期被淹没在这种研究之中。至于“研究”，目前并不因为有了“学”就不存在了，恰恰是促进做广做深妇女研究。我的意见是，在一定时期二者有相对的区分：做实际现实问题研究的，主要是妇联、社科院，也包括大学中社会学、法律学、人口学等对现实的调研、提出法律和政策建议；要进入教育层面，就必须强化这个“学”，把研究上升到知识系统层次，而不是一些零散的结论。

妇女学有一个专长之处是不崇尚僵硬的体系，是开放和更新的。我们应该注意在建立妇女学科的时候不能把它搞得僵化、固定化，不能在打破原来的知识传统中的权力结构时再建一个僵化和等级的东西。玛丽莲·鲍克塞把妇女学称做“不守规矩的知识”，是说它不同于以往僵化的、固定的学科门类分割，而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科门类不断在分化和组合；它所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简单地说，在“学”之内更必须也有助于加强研究，在“学”之外也不影响研究。妇女学初期发展阶段，需要将“学”和“研究”、“活动”相对分开，“妇女学”不能总淹没在现实问题和发展项目中；而现在就到了联手互动的时候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我跟新蓉不一样，不是学教育学出身的，对学科